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五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卷五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註神農三皇
 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
 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文公
 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糶織席以為食註文



孟子五上

上九

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
捆猶叩鉢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
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
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宰相弟聖人之政謂仁
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棄陳
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陳相
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
也惡得賢註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

各自食其力養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當身自具
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
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
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註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註相曰然許
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註孟子曰許子自
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註相曰不自織布

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臬衣也一
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註孟子問相冠乎曰冠註相
曰冠也曰奚冠註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註相
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註相言許
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註孟子曰許子自
織素乎曰害於耕註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註爨炊也孟子曰許子
寧以釜餽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註相曰
用之自為之與註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

不以粟易之註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

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
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
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
也註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

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

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

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

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

請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

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

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

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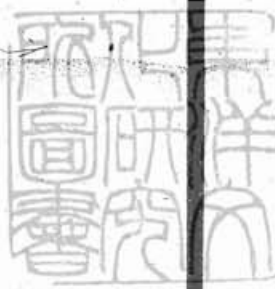
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植五穀不登禽獸逼人

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憂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

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



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
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
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
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
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雖
疏通也滄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
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

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夏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棄爲后

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稗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
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爰發子子君君臣臣夫
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所教也故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

註

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

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

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

註

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

註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

百畝不易治為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

註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

註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

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

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

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

註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



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
師死而遂倍之註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
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
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
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註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

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

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註有若之貌似孔子

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
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會子不肯以
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
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
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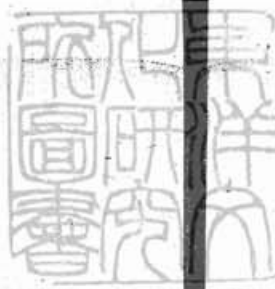
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于幽谷者詩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
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
動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之道不務
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
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
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
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

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
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
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
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
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獲大小同則賈相若陳陳相復為孟子
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偽
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

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莛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入豈肯

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為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壘而為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壘居之以為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孫丑篇文公之與許行之居而處衣褐緇履織席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稼織履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為聖人氓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皆陳良徒弟也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今願為聖人之氓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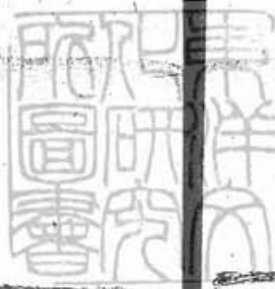
孟子卷下

梁

孟子圖考

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
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也雖然未
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饗殮而兼治
政事朝食曰饗夕曰殮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
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
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
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
為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
子又問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曰然陳相答之以
陳相答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曰然陳相答之以
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冠乎曰然陳相答之以
相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然陳相答之以
相答之許子以素為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
陳相答之許子以素為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
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何為而不自織為之也

其自織有妨害於耕也曰許子可以釜甑爨以鐵耕
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釜甑炊食之也自為之歟孟子
又問許子是以自為釜甑炊食之也自為之歟孟子
之陳相答以器者不為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悖煩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悖煩孟
子又復問以器者不為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悖煩孟
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為病厲其農夫哉陶
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為之
陶冶止皆取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為更紛紛然
交易於百工歟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
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
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
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
如是則為國君治天下獨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
天下歟陳相及此以應答故孟子一向自為政事以治
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應答故孟子一向自為政事以治
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事則國君行教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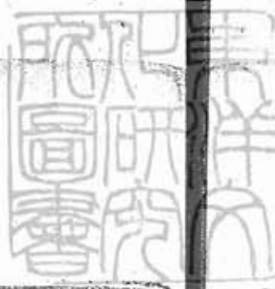
作爲備具如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
 率天下之人如道之君民並耕而不知有上下貴賤耳
 天許之陳相皆欲君民並耕而不知有上下貴賤耳
 以故以此說者但趙註之說耳詳而推之爲尚所以
 待故以此說者但趙註之說耳詳而推之爲尚所以
 亡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
 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
 此下文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而治於上之人者竭
 勞其心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於上之人者竭
 其力所以見治於上之人而治於上之人者竭
 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而治於上之人者竭
 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治於上之人者竭
 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爲言也
 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至舉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
 之時天下猶未平是以其大言當古之唐堯盛帝
 濫濁徧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數實禽獸又由此而
 繁息而生植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豐登禽獸

亦偏害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舜禹湯
 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
 之廣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而後
 民稼穡又至使契爲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
 因堯帝舉用乃使契爲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
 煩盛乃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
 而不敢出又使禹疏九河而濶濶水而流
 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濶濶水而流
 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濶濶水而流
 曰太史公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徒駭
 繁八曰鈎盤九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徒駭
 有云一曰鈎盤九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徒駭
 五曰筍江六曰提江七曰廩江八曰源江九曰嘉江
 是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
 大禹八年在外治水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入
 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教天
 下民稼穡種樹藝殖五穀既豐熟而稼教天下民
 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而教天下民

五經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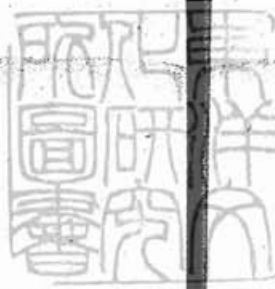
吳



人之於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
 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
 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
 下之人知父子有親親友有忠君臣有尊卑之義夫
 有交別長幼有等叙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
 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
 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既曲其心故
 心之故以正其直為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之
 以正其曲為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之使民有所
 安於業故曰輔之翼之如羽之翼使民有所進於道
 曰翼之勞故曰輔之翼之如羽之翼使民有所進於道
 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
 加之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耳言聖人之憂
 而舉用使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為乎又言堯以不得
 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為輔則亦為已之憂堯舉而用之
 誠之難耕恐為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

撥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以己之仁以言其
 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忠忠惠也以己之仁以言其
 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忠為天下得人
 下求得其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
 與其難人尚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
 以爲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亦不用於耕耳孟子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曰堯則之
 子有云大哉堯帝之法上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
 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
 大而民無不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然其德之
 之德人亦不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然其德之
 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德於堯如此其
 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
 以其急於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為而享之故不
 必自與及焉然則堯舜帝之治天且不用於躬耕耳
 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

五經下
 是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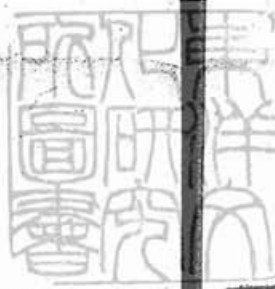
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並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謂之不善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為不善變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其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而往北求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曰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嚮面而哭乃至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冢室而歸處又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然以有若之禮且夕奉事有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孔子之禮且夕奉事有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

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清紫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死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嚮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思乃強曾子同以徃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欲以許行之兄弟之有若曾子尚不忍遂便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之兄弟之有若曾子尚不忍如是邪故以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為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正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至為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缺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兄弟皆不肯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魯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幽谷之內

孟子卷之六

十一

金



而遷登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闕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荆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懲誠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擊之今以南蠻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以學之亦為不善變更者矣蓋戎懲誠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然從之而治也故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于許行為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行之道則市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一也國中亦無姦偽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而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以覆大小亦同而價則相若凡

齊物之情也至熙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于今以為為上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履豈為之哉言凡履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亦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至終而闕之以此也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闕之以此也○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謚曰易稱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正義曰案說文云編象機也○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古火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是為火正故也○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啓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

孟子卷五下

九

孟子

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世之功化也。○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維離女貞五味鳧檀之樹營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魯頌闕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其解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來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

固願見公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

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夷子不

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

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

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

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喪

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衣已豈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
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
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
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卽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
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
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

鄰人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

親愛也

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

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
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
以愛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
之親與已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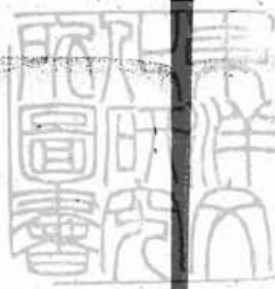
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藮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嘬相共食之也頰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藮裡籠車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為墨家

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墨者

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者夷子因徐辟而見孟子夷子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子因孟子弟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且見而直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喪也以薄為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
 此告徐子是其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
 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
 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
 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
 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
 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而
 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為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
 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曰告
 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
 於徐子而人若保赤子者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
 人治民若保赤子者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
 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
 母之親為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為獨非以墨道
 也之夷子自稱已之名也徐子又夷子此言告於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
 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為愛無差等是夷子

信以為人親愛其兄之子為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
 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
 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之心故
 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為言也蓋其赤
 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
 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况之而
 遂以為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
 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待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
 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
 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之親同是為有
 二本也又安知先王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為之厚
 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
 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之死則擗舉而委棄於路旁坑壑之中他日
 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蠕蠕飛虫且共最
 食其子之類此然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心有所
 所以有泚泚然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心有所
 故如是有泚泚然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心有所

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
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
取藁埋籠車取土而掩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
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
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
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
其親為獸虫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
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為是而以厚葬
為非非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
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
命之矣者徐子只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
無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頃然為問曰我今受孟子
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狂道富貴君子不許二
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夫阿意用謀善戰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
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
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
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殮五章言德
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
斯強之段泄已甚闕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
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

